史記疏證

史記疏證卷第六

秦本紀第五

郤秦衞曰王母何王之母西王何地之王本之大戴少閒篇曰虞舜以天德嗣堯西王母獻其白玉琯故筆叢云西王母非婦人乃西方諸侯王名母者也後世遂誣為仙母而荒唐至今矣至卵為禽種今乃成兕犬而生角更增兀尾真彼童而角實虹我小子乎至偃王有筋無骨何以坐立持兵況今古以還曾有人而無骨者乎至人非翼鳥安能一日千

程即使造父稱神騄騏稱駿而車中人亦不能堪此一日千里之風馳電掣而奔也且夫子行必有副車後乘豈能盡駕千里之馬抑豈可以一乘獨馳歸乎至以西王母為婦人者穆天子傳也安足信哉

女華生大費索隱曰此即秦趙之祖嬴姓之先一名伯翳尚書謂之伯益系本漢書謂之伯益是也尋檢史記上下諸文伯翳與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陳杞系家即敘伯翳與伯益為二未知太史公疑而未決耶抑亦謬誤爾

路史發揮曰伯翳者少昊之後皋陶之子而伯益乃帝高陽之第三子隤敳也然世俱以

伯翳為即伯益其繆甚矣予嘗攷之伯翳者嬴姓之祖也書傳嬴姓實出少昊其源甚著非高陽後按陳杞世家序舜禹之功臣十有一人云伯翳之後平王封之秦而云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又云臯陶卒封其後於六或在許然後舉益而授之政則伯翳不得為伯益尤顯故劉秀表校山海經云夏禹治水伯益與伯翳主驅禽獸是則益翳為二人亦有能知之者第太史公於益翳有時而不分所以致後生之繆爾秦本紀云高陽

之裔孫女脩生大業大業娶女華生大費女脩乃高陽之裔女而適少昊之後大業之父者蓋大業之父名不著見而秦趙二家遂以母族而祖顓頊非生人之義也鄭子曰我祖少昊而嬴氏乃其族也則秦趙宜祖少昊為得其正班固之徒不知攷此乃直以女脩為男子而系之高陽之後故世遂以伯翳為伯益不復别也抑又稽之伯翳蓋封於費者也是以有大費之稱若夫封大唐者費昌費仲俱其後也而世亦復謬更以大費為伯翳之

字益可蚩矣且大業者皐陶之父也而史記音彖復以皐陶爲即大業蓋以史記大業之下無皐陶而失之至世紀書乃直以爲高陽生大業又以大業之妻女垂爲大業之子而別出女華之妻名曰扶始扶始生皐陶皐陶生伯益唐書取而用之此春秋元命苞之說不足實也　金履祥曰尚書之伯益即秦紀之栢翳也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秦紀謂栢翳佐禹治水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益作朕虞若予上

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太史公獨以書紀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栢翳其功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太史公于二帝本紀言益見秦本紀為翳則又從翳豈疑而未決故于陳杞世家叙伯益與伯翳為二乎抑出于談遷二手故其前後謬誤也羅氏路史因之遂以益翳為二人又以栢翳為皋陶之子果若是則楚人滅蓼之時秦方盛于西戡文仲安得云皋陶不祀乎不以益為

高陽氏之才子隤敳至夏啟時則二百有餘歲矣禹又曷從而薦之乎此其所以疑孟子薦益之言為權詞也

其玄孫曰費昌

史詮曰竹書紀年費侯伯益出就國費伯昌出奔商大戊命費侯中衍為車正是伯益封國在費故以太費為名號而子孫因以所封之國為費氏也

大廉元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使御而妻之

邵泰衢曰馬身無手何以執綏即使俱全諒非人類為帝之御已不可況尚之主哉卜云其吉夫亦何吉之有

是為宅皐狼

史詮曰言以皐狼之地封孟增為宅邑也故因號曰皐狼

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徐廣曰溫一作盜　索隱曰溫音盜

金甡曰按溫與盜字形相類傳寫互異耳以溫字從盜音似未妥協字書亦復收之

惡來革者蜚廉子也早死

余有丁曰按惡來革者豈即惡來耶但不宜
復曰蜚廉子既為武王誅死又不宜曰早死
以女弟繆嬴為豐王妻
金蛀曰豐王缺注殆亳王之類戎王也
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
毛詩秦風疏曰本紀云賜襄公岐以西之地
襄公生文公于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
至岐岐以東獻之周　如本紀之言則襄公所
得自岐以西如以鄭言橫有西都八百里之
地則是全得西畿言與本紀異者按終南之

山扗岐之東南大夫之戎襄公已引終南為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即如本紀之言文公收周餘民又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襄公已後更無功德之君復是何世得之也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

秦能攻逐戎既有其地與誓封爵之

陳子龍曰文公十六年始以兵伐戎而收地至岐以東獻之周乃知周是時已失地令秦

自以兵力取之即安得不以畀秦也

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

史詮曰生當作立

十三年齊人管至父連稱等殺其君襄公

愚按左傳弒襄公秦武十二年事立齊桓公

秦武十三年事與年表同

晉滅霍魏耿

愚按晉世家獻公之十六年滅霍魏耿據年

表是年爲秦成之三年此作武公十三年相

隔二十四年誤入

以為秦繆公夫人媵於秦
困學紀聞曰朱文公曰按左氏媵秦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　大原閻若璩曰按孟子言百里奚先去虞自不至為晉所虜益知井伯者另一人且史載繆公四年乙丑迎婦於晉左則僖五年丙寅以媵秦繆姬亦差一年

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

邵泰衢曰傳僖五年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

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未嘗有百里奚也孟子曰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則為媵及難之說破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而食牛于周之說破矣百里奚舉於市則贖之五羊皮者又不足辨矣相秦而顯其君于天下可傳于後世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今乃曰私利祿爵而且留以及難蹇叔止臣而再用以得脫奚之為奚不特不賢不智已也又安足以霸君傳世哉史通曰史記多聚

舊記時揷雜言事罕異聞語饒重出良信然
也
請以五羖羊皮贖之
說苑臣術篇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
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
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
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
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
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公大
悅 又曰觀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

語三月而授之政　困學紀聞曰范太史曰
商鞅傳又載趙良之言曰五羖大夫荊之鄙
人也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
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
自相矛盾如此

太子申生死新城

愚按僖四年左傳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是
年據年表為秦繆之四年此入于五年後誤

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

愚按僖十五年左傳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

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

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

愚按齊世家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卒據年表是年為秦穆之十五年也此入於十二年誤

晉旱來請粟

愚按僖十三年左傳冬晉荐饑使乞糴於秦據年表是年為繆公之十三年此入十二年誤

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

說苑曰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　卲泰衢曰馬雖云大難共三百之一殪一馬何珍三百齊同而犯法若云一人所盜安肯公食多人若云自野撲之夫豈不知公物至于賜酒求從推鋒爭死以脫公于圍也非報食馬之德報不死之恩耳是既知盜馬之必死而三百人之盡甘心于此一斃者何也　愚按史公本呂氏春秋

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為請晉君

徐孚遠曰左傳周無請晉君之文初獲晉君
亦未能遽及當得繆姬力也
是時秦地東至河
愚按僖十五年左傳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十八年齊桓公卒
愚按春秋經僖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
侯小白卒是年於秦繆亦為十七年
二十年秦滅梁芮
愚按僖十九年左傳秦遂取梁年表亦載入
秦繆十九年與傳同

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

愚按晉世家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與此文異

使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

左傳疏曰世族譜以百里孟明視為百里奚之子則姓百里名視字孟明也古人之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而連言之其術丙必是名西乞白乙或字或氏不可明也譜云或以為西乞術白乙丙為蹇叔子棄傳稱蹇叔之子

與師言其在師中而已若是西乞白乙則為將帥不得云與也或說必妄記異聞耳　辨惑曰秦穆公伐鄭之役考之左傳其諫而止之哭而送其子者獨蹇叔而已故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穆公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何嘗有百里奚預其間哉而司馬遷記此以為二老同辭不知其何據也左氏云公召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文云蹇叔之子與師蹇叔謂孟子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哭送其子曰吾收爾骨

焉蓋孟明輩自為將帥而蹇叔之子則士卒之屬也此亦不相涉而遷以孟明為百里奚子西乞白乙為蹇叔子又何邪或曰孔疏引世族譜云或謂西乞術白乙丙為蹇叔子安知子長別無所據而必左氏為質乎曰此或有之然是役也主其謀者孟明也再敗不沮卒以得還使果為百里奚子何奚能苦諫其君而無一言以罪其子也以書觀之穆公自殺敗歸即作秦誓以自悔而還以為取王官封殽尸之後不亦異乎又云君子聞之皆為

垂涕曰嗟乎秦穆公之與人周也按左氏曰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一也至于孟明子桑皆有賛美之辭凡左氏所謂君子者蓋假之為褒貶之主而非指乎當時之士也安有所謂闕之垂涕者哉

愚按呂氏春秋蹇叔有子曰申與視與師師偕行高誘注曰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

戎

戎王使由余於秦

韓詩外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

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由余曰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所以亡繆公然之說苑曰秦穆公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於土瓶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為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脩其刃猶漆黑之以為器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

為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繪帛為茵褥觴勺有彩為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為大器而建九徽食器彫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彫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

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

韓詩外傳作內史王廖

以女樂二八遺戎王

說苑作三九

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金履祥曰按伐戎西戎益國十二此非一時
蓋史記摠叙于此年之下以見天子賜齎之
由
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
徐孚遠曰孝公復霸業在後左氏不及見也
故有不復東征之語左氏斷語皆以後事為
證驗也
晉伐秦取少梁
愚按文十年左傳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

伯代晉取北徵

戰於河曲

愚按杜預曰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

乃使魏讐餘詳反正義曰讐音受又作犨

愚按左傳及晉世家皆作壽餘左傳疏曰晉侯賜畢萬魏魏犨者萬之孫為魏之世適壽餘為魏邑之主當是犨之近親故云畢萬之後

會遂歸晉

史詮曰史表在七年

共公立五年卒
愚按春秋宣四年秦伯稻卒則共公立四年
非五年矣
晋敗我一將
愚按晋世家所謂伐秦虜秦將赤也
十八年晋悼公疆數會諸侯率以伐秦敗秦軍
秦軍走晋兵追之遂渡涇至棫林而還
愚按是役也據襄十四年左傳諸侯之師濟
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晋之諸帥
不和謂之遷延之役焉得云敗秦軍秦軍走

乎此與年表皆謬

二十七年景公如晉與平公盟已而背之

愚按三傳無此盟

十一年楚平王來求秦女為太子建妻

愚按楚世家及年表在秦哀之十年

五年晉卿中行范氏反晉

史詮曰史表在四年

惠公立十年卒

愚按春秋經哀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揔計在位祇得九年此與年表及始皇本紀皆

作十年與春秋不合

十二年齊田常弒簡公

愚按此事在秦悼之十年今此作十二年與春秋及年表不合明行二字

十三年楚滅陳

史詮曰史表在十二年

智開與邑人來奔 正義曰開智伯子

金甡曰按此則唯輔果在與智伯已死無後之說皆不足憑歟恐只是智伯之族人耳

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

愚按魏世家文侯六年城少梁紀中凡言晉者皆魏也

十三年城籍姑靈公卒

愚按六國年表及始皇本紀靈公在位十年卒此明衍三字

塹洛城重泉

史詮曰史表在七年

十三年伐蜀取南鄭

史詮曰史表蜀取我南鄭當從史表為是

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

愚按此與周本紀及封禪書不同當作十七

歲衍上七字

與晉戰于石門

愚按趙世家作石阿

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

愚按魏世家同六國年表作虜其太子趙世

家作太子痤商君傳作公叔痤

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彊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

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

愚按孝公元年據年表燕為文公韓為懿侯

小國十餘

徐孚遠曰謂魯宋邾滕等國

二十四年與晉戰鴈門

史詮曰史表在二十三年

齊魏為王

愚按齊威二十六年自稱為王以令天下於

秦為孝公九年此曰魏連言之耳

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

愚按魏世家作四萬五千

十一年縣義渠

愚按以時世差之此時義渠不得為縣犀首

傳其後五國伐秦秦以文繡千純婦人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起兵襲秦大敗秦李伯之下若義渠已爲縣秦必更置令長何至十年之後反爲所敗年表云義渠君爲臣似可據

魏

君爲王韓亦爲王（正義曰魏襄王韓宣惠王也）金雖曰惠文君四年齊魏爲王索隱曰齊威王魏惠王按魏世家云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與此互異豈惠王始嘗稱王後又降號如稱帝歸帝之說耶否則秦紀但應有十三

年之書不應有四年之書矣魏世家於惠王時亦不著稱王事　愚按前既云齊魏為王此復云魏君為王疑有誤又按韓世家及六國年表韓君稱王在宣惠王之十年於秦為惠文之更元二年也此入十三年誤

樂池相秦

愚按樂池疑是趙人趙世家云武靈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使樂池送之

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

戰國策補注曰按秦紀書韓趙魏燕齊帥匈

奴代秦年表韓魏趙楚燕五國代秦不勝楚世家書燕秦約從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擊之六國皆引歸齊獨後丑有不同通鑑據年表大事記據楚世家按楚世家特詳者以從長故當以為正年表諸國皆書不勝齊獨後而不敗故略不書與紀不書楚者豈以世家文已明與脩魚之戰虜韓申差年表在次年而紀於此連書之則紀誠有誤也高誘注五國作齊宋韓魏趙尤誤

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

華陽國志曰蜀王別封弟葭萌於漢中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讐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秦惠王方欲謀楚群臣議曰夫蜀西僻之國戎狄為隣不如伐楚司馬錯中尉田真黄曰蜀有桀紂之亂其國富饒得其布帛金銀足給軍用水通於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船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并矣惠王曰善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蜀王自於葭萌

拒之敗績王遯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逄鄉死於白鹿山開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十月蜀平司馬錯等因取苴與巴焉

十年韓太子蒼來質

愚按韓世家在宣惠十九年據年表是年為秦惠後十一年

伐取義渠二十五城

史詮曰史表在十一年

公子通封於蜀

愚按六國年表在十一年作公子縣通

燕君譲其臣子之

愚按六國年表此事在後九年入於十一年

誤

虜趙將莊

愚按趙世家及樗里子傳作虜趙將軍莊豹

十四年代楚取召陵

愚按楚世家懐王之十八年秦使使約復於

楚親是年無見伐之事

誅蜀相壯

徐孚遠曰按華陽國志陳壯反殺蜀侯通秦遣甘茂張儀司馬錯伐蜀誅壯則非因壯自來降而誅之也

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

愚按甘茂為左右丞相樗里為右丞相見茂傳

八月武王死

甘茂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

嚴君疾為相甘茂出之魏正義曰蓋封蜀郡嚴道縣因號嚴君疾名也

愚按樗里子傳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蔺疾

與茂為左右丞相今樗里獨相故茂出之魏也

蜀侯惲反

華陽國志曰赧王十四年蜀侯惲祭山川獻饋於秦孝文王惲後母害其寵加毒以進王王將嘗之後母曰饋從二千里來當試之王與近臣近臣即斃文王大怒遣司馬錯賜惲劍使自裁惲懼夫婦自殺秦誅其臣郎中令嬰等二十七人蜀人葬惲郭外十五年王封其子綰為蜀侯十七年聞惲無罪寃枉死使

使喪入塟之郭内初則炎旱三月後又霖雨
七月車溺不得行喪車至城北門忽陷入地
中蜀人因名北門曰咸陽門為蜀侯煇立祠
其神有靈能興雲致雨水旱禱之三十年疑
蜀侯綰反王復誅之　愚按煇死在是年綰
反在後史合為一誤矣或以煇欲毒王加以
反名耳索隱引國志不詳故備録之然國志
亦未可為信史也

涇陽君質於秦

愚按田完世家及年表俱在秦昭之七年此

入六年誤

八年使將軍芈戎攻楚取新市齊使章子魏使公孫喜韓使暴鳶共攻楚方城取唐眛

愚按楚世家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眛取我重丘而去年表及各世家俱同是年於秦昭為六年

趙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齊

愚按趙世家及年表攻中山在秦昭六年滅中山在秦昭十二年田完世家亦同此敘入八年內誤

九年孟嘗君薛文來相

愚按年表及田完世家薛文相秦在秦昭八

年

秦兵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缺

郤廷建曰楚世家懷王二十九年秦復攻楚

大破楚軍楚軍死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

恐乃使太子爲質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

楚取八城據年表爲秦昭七八兩年事也各

記不同事多差誤且楚懷以昭王八年入秦

九年無復伐之理正義將此事註於拔新城下

亦未明晰

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秦留之

愚按楚世家年表皆在秦昭八年

薛文以金受免正義曰金受秦丞相姓名免奪其丞相

金姓曰按九年春孟嘗君薛文來相秦則至是免相而樓緩代之耳以金受免者著文罷相之由也文之相秦非其本意或受金自汙以徼罪行亦未可定即以金受為人姓名或亦其人有所牽累而文坐以免相耳二義雖未可強通但如正義所云直須刪去以字乃

可

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

愚按以諸世家證年表為秦昭之九年

左更白起攻新城

愚按白起傳昭王十三年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其明年乃為左更

五大夫禮出亡奔魏

愚按禮姓呂見穰侯傳云出奔齊

攻楚取宛

愚按廉取葉見穰侯傳

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

史詮曰史表在十八年

冉免

愚按六國年表及穰侯傳冉謝病免相在昭十五年此入十六年內誤

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索隱曰悝號高陵君）

愚按穰侯傳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索隱曰高陵名顯涇陽名悝而注自相牴牾

呂禮來自歸

史詮曰一本歸作魏
齊破宋宋王在魏死溫
愚按田完世家齊湣三十八年伐宋宋王出
亡死於溫魏世家魏昭十年齊滅宋宋王死
我溫年表亦同是年在秦為昭之二十一年
入於十九年內誤
涇陽君封宛
愚按十六年已封公子市宛矣此復封涇陽
君疑有一誤
蒙武伐齊河東為九縣

徐孚遠曰按古史河東上有取字

二十七年錯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

愚按是年為楚頃王十九年世家云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

取代光狼城

愚按白起傳白起攻趙拔光狼城無代字而光狼又不在代疑伐字之誤也

白起為武安君

史詮曰史表在三十年

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

史詮曰今本缺楚字

破暴鳶斬首四萬

史詮曰史表在三十三年

魏入三縣請和

愚按魏世家釐王二年又拔我三城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

擊芒卯華陽破之魏入南陽以和

史詮曰史表在三十四年

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懷

愚按魏世家安王九年秦拔我懷是年為秦

昭之三十九年十一年拔我鄭丘即秦四十

一年也此丙年事并入一年徐廣曰鄭丘即邢丘

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

愚按白起傳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

拔五城韓世家惠王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

韓獻成皋鞏

愚按韓世家秦拔我成皋滎陽年表亦同

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

愚按始皇十三年而立立三十七年而崩當

得四十九年

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國以國為姓有徐氏
路史國名紀曰少昊後嬴姓國徐趙盂曰周
有徐奄括地象云泗州徐城縣北今徐城鎮
在泗之臨淮鎮北三十有故徐城號大徐城
周十一里

郯氏莒氏終黎氏

國名紀曰鍾離子爵徐之别封今沂之承有
鍾離城乃晉吳會處應邵云鍾離子國在九
江蓋其後徙于此吳滅之

運奄氏

國名紀曰運京相瑞云廩丘東八十有運城
廩丘隨併入鄆城今隸濟晋人執季文子還
待于鄆既即此掩即奄郁也兗之仙源故曲
阜有奄城奄里古之弇中郡國志奄城古奄國茂先云史記出
魯弇自運遷掩故史有運掩氏魯近淮夷武
中王代之

菟裘氏

國名紀曰菟裘盟會圖云兗之泗水縣預謂
菟裘在梁父縣南梁父唐入乾封今之奉符
也

將梁氏

國名紀曰將良本曰良今淮陽軍有古良城

預云下邳良城縣十五年良地屬吳
哀史作將良

黃氏江氏脩魚氏

國名紀曰脩魚即蕭魚鄭地

白冥氏蜚廉氏

國名紀曰白蔡之裔信西南白亭是楚平滅
以封子建之子勝曰白公冥史記作冥云瀛
後有白冥氏則以白冥為一也冥在陝非蜚
也蜚廉國龍門縣南七里有蜚廉故城非子

祖也又絳之正平韭蔗城云事紂所居

史記疏證卷第七

秦始皇本紀第六

姓趙氏

日知錄曰姓氏之稱自太史公始混而爲一本紀於秦始皇則曰姓趙氏於漢高祖則曰姓劉氏

蒙驁攻韓取十三城

愚按六國年表云取十二城通鑑從之

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級

徐孚遠曰秦人積級得除吏復家故不輕賜

爵漢則賜民多矣然亦稍輕不得為吏也入粟千石比一首功其重爵可見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

愚按趙世家悼襄王元年龎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蕞不拔徙廣曰蕞在新豐今此云取壽陵所將之師一作衛一作燕亦不同豈有二事耶

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

愚按六國年表衛君角以始皇十八年立此是衛元君十二年言角者誤

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

葉適習學記言曰始皇七年九年十三年三十三年彗星從横竟天不獨告六國滅亦告秦亡也

將軍壁死

徐孚遠曰上言成蟜死屯留矣此又言將軍壁死註作壁壘恐非是壁者疑是成蟜副將名壁蟜死壁不歸故又戮其士卒也

河魚大上

凌稚隆曰按京房易傳云衆逆同志厥妖河

魚逆流上是歲始皇弟長安君反明年嫪毐反

己酉王冠徐廣曰年二十二正義曰按年二十一也

金壯曰按徐廣云二十二者以踰年改元計也正義云二十一者以當年改元計也徐廣以是年為二十二故三十七年崩時注云年五十如正義之說則崩年止四十九六國表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王五十一年徐廣曰乙巳則始皇生年當是壬寅十三歲時當是甲寅項羽本紀注徐廣曰項王以始皇十五

年已已歲生則始皇元年當是乙卯此處自當以踰年改元計作二十二歲爲是但秦本紀云獻公立二十四年卒子考公立徐廣曰獻公元年丁酉孝公元年庚申則獻之末即孝之初又不拘踰年改元之說矣

四月寒凍

史詮曰上文旣書四月此重書四月當更曰是月

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

說苑云秦始皇太后不謹幸嫪毐始皇取嫪毐車裂之取兩弟撲殺之取太后遷之咸陽宮下令曰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蒺藜其脊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乃上書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蒺藜諫王有桀紂之治

與韓非謀弱秦

徐孚遠曰韓非韓公子以不用於韓欲干秦王其後使秦為李斯所譖死今云謀弱秦非

也疑即李斯諸非之辭載于秦史記耳

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

徐孚遠曰此言翦能將寡也至其伐楚又用用三十萬蓋地勢所宜伐國與拔城不同故也

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

日知錄曰五百石以下秩卑任淺故但遷而不奪爵其六百石以上之不臨者亦遷而不奪爵也史文簡古兼二事為一條

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

愚按趙世家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李牧傳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

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

桓齮定平陽武城

愚按趙世家趙遷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李牧傳趙乃以牧為大將軍擊秦軍于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

比紀與之齟齬不合

新鄭反昌平君徙於郢

余有丁曰前攻毒有相國昌平君今或坐新

鄭反而徙　史詮曰昌平君即楚公子為秦
相國徙於郢者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
習學記言曰始皇并天下凡五巡行
上鄒嶧山立石
孫鑛曰嶧山銘史記不載今獲傳於世者鄭
博士取徐常侍模本勒石　愚按徐鉉模本
云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
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
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

泰成乃降尃惠親剌遠方登于繹山羣臣從
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
功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陁
及五帝莫能禁止迺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
復起燔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
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禪梁父刻所立石

劉跋泰山篆譜序曰今世傳泰山篆字可讀
者惟有二世詔五十許字而始皇刻辭皆偽
也亡宋丞相莒公鎮東平日遣工就泰山搨

得墨本別刻新石止有三十八字集古縣亦云江隣幾親到碑石纔得此數十字而已余以大觀二年春登泰山宿絶頂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非方四方廣狹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礱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處人常所搨故士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猶殘闕蔽闇人不措意余刮磨垢蝕撫以紙墨漸若可辨政和五年秋復宿嶽上親以氈椎從事校他本為完葢四面周圍悉有刻字總一十二行行十二

字字從西南起以東北南爲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南面稜上每行字數同而每面行數各不同如此廣狹不等居然可見其十二行是始皇辭其十二行是二世辭以史記證之文意皆具記其闕處字亦數同以史記文之之親軟遠黎史作親巡遠方黎民石刻史作刻石其曰御史夫夫者大夫也莊子曰旦而屡之夫衛宏曰古文一字兩名多因就注之史記於琅琊臺刻石備列從臣名氏余家所

汝琅琊殘字亦有五夫字然則夫從一大因

不復重出與

摶心揖志

楊慎曰慱音甎從心從專與慱不同博音卜

從十從專

不用兵革正義曰協部音辣

愚按革與辣古通不必協也詩匪棘其欲禮

記作匪革

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

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

宛委餘編曰秦雖廢封建而功臣亦有一二
封侯者見於嶧山之罘諸碑可攷凡列侯倫
侯二等如王離王賁之類列於右丞相去疾
上
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
何孟春曰徐市又作徐福非有兩名市乃古
黻字漢時未有翻切但以聲相近字音註其
下後人讀市作市歷字故疑福為別名
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
人沒水求之弗得

困學紀聞曰周本紀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憚狐秦始皇本紀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酈水李氏曰是時泗水在彭城宋之分九鼎何緣西至宗夫取九鼎者秦昭襄王也始皇乃莊襄之子也世數年歲相去不遠始皇東游過彭城於泗水欲出周鼎竟不得而說牴牾如此

請刻此石

楊慎曰請刻此石按占碑文作刻此樂石後

人不解樂石之義乃妄改之唐封演曰樂石
謂以泗濵浮磬作碑也

以爲三十四縣

愚按年表通鑑皆作四十四縣

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傳士官所職天下
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郤泰傭曰始皇在位之三十四年焚書三十
五年坑諸生兼并天下始九年耳非秦紀皆
燒之則所燒者史書也非詩書經典也曰非
傳士官所職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

尉雜燒之則所燒者天下民間所藏之書而博士之職守如故也則經書百家語特非博士不得藏耳故呂東萊曰所燒者天下書也博士所職自若也蕭何收圖籍而遺此惜哉

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水經注曰關中記曰阿房殿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庭中受十萬人　又曰磁石門在阿房前悉以磁石為之故專其目令四夷朝者有隱甲懷刃入門而

胥之以示神故亦曰邦胡門也
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
水經注曰朐山側有朐縣故城崔琰述征賦
曰倚高艫以周眄兮覩秦門之將將者也
因徙三萬家麗邑
凌稚隆曰按麗附麗也附城麗邑　史詮曰
麗與酈同邑在酈山下故名麗邑
因燔銷其石
凌稚隆曰按漢書五行志云石陰類也陰持
高節臣將危君趙高李斯之象也始皇不畏

戒自省反衰滅其旁民而燔燒其石是歲始
皇死後三年秦滅
傳令樂人謌弦之
董份曰傳令者始皇令所游天下相傳而絃
謌也
為吾遺鎬池君張晏曰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可伐也
金牲曰封禪書灃鎬有天子辟池索隱曰沖
周天子辟雍之地文王都酆武王都鎬既立
靈臺則亦有辟雍耳按封禪書列為祀典之

一或當時各以文武之神主之如湖之有周天子祠故張晏以滈池君為武王耳然古来聖王精神周徧天地豈區區保守一方者杜甫南池詩云南有漢王祠終朝走巫祝高堂亦明王魂鬼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此卓識之言足正淫祀之謬也武王生為百神主懷柔徧於河岳殁而僅為一小水之神遠出四瀆之下此理之必不然者然則當時即有此祀典而武王亦必不享也江神聰明又豈以武王為必在是乎夫江與滈池皆

天地自然之神天下將有大變水神與水神自相告語耳因滈而以援武王以實之則已鑿矣因武王而又為可伐之說展轉傅會尤可笑也

今年祖龍死

水經注曰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容入栢谷關至平舒置見華山有素車白馬問鄭容安之荅曰之咸陽過鎬池曰吾華山君使願記書致鄗池君子之咸陽過鎬池見大梓下有文石取以款扣梓當有應者以書與之勿妄䆊

致之得所欲鄭容行至鄗池見一梓下果有文石取以款梓應曰諾鄭容如睡覺而見宮闕若王者之居焉謁者出受書入又見頃聞語聲言祖龍死

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

日知錄曰其時已秋歲將盡矣今年不驗則不驗矣山鬼豈能知來年之事哉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謂稱祖乃亡者之辭無與我也皆惡言死之意

三十有七年

容齋隨筆曰今人書二十字為廿三十字為卅四十為卌皆說文本字也廿音入二十并也卅音先合反三十之省便古 文也卌音先合反數名今直以為四十字按秦始皇凡刻石頌德之辭皆四字一句泰山辭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琅邪臺頌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之罘頌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東觀頌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會稽頌曰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此史記所載每稱年者輙五字一句嘗得泰山辭石本乃書為廿

有六年想其餘皆如是而太史公誤易之或後人傳寫之訛耳其實四字句也　餘冬序錄曰張世南游宦紀聞退之孔戣志銘云孔氏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按說文廿而集反二十并也卅先合反三十并也卌先立反四十并也退之自謂識字故用之為四字銘今刋正書者改三十八非是按始皇碑三十有七年或謂句皆四字而此獨多一字非是宜從卅七為是亦是意也

余有丁曰按省字或作眚字韓而作省左傳

所謂一眚掩大德謂過失也

妻為逃嫁子不得母正義曰言妻棄夫逃嫁子乃失母

愚按非子失母也子失母則上有子而嫁也

言子不得以為母猶夫姜孫子齊絕之之辭

咸化廉清

日知錄曰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

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云

男女礼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在

碣石門則云男樂其疇女脩其業如此而已

惟會稽一刻其辭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
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
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
母咸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殺也攷之國語自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蕃
故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
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
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
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內傳
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吳越春秋至謂

句踐以寡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淫泆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故始皇為之厲禁而特著於刻石之文以此與滅六王并天下之事並提而論且不著之於燕齊而獨著之於越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也

棺載轀涼車中

愚按漢書霍光傳注孟康曰如衣車有窗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轀輬車也

行遂從井陘抵九原
日知錄曰始皇崩於沙丘乃又從井陘抵九
原邊今大同外然後從直道以至咸陽回繞三四
千里而歸者蓋始皇先使蒙恬通道自九原
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若徑歸咸陽不
果行遊恐人疑揣故載轀輬而北行

九月葬始皇酈山
漢舊儀驪山者古之驪國晉獻公伐之而取
二女曰驪姬此山多黃金其南多美玉曰藍
田故始皇貪而葬焉使丞相李斯將天下刑

人徒隷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以章程三十七
歲錮水泉絶之塞以文石致以丹漆深極不
可入奏之曰丞相臣斯昧死言臣所將徒隷
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極鑿之不入
燒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狀制曰鑿之不
入燒之不然其旁行三十丈乃止　博物志
曰始皇陵在驪山之北高數十丈周回六七
里今在陰盤縣界北陵雖高大不足以銷六
丈冰背陵障使東西流又阯山運取大石於
渭北渚故歌曰運石甘泉口渭水為不流千

人唱萬人鉤金陵餘石大如彄

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

元和郡縣志曰秦始皇陵在長安縣東八里始皇即位治驪山陵役徒七十萬人令業其陵高大亦不足役七十萬人積年之功蓋以驪山水泉本北流者陂障使東西流又此土無石取大石於渭北諸山皆費功力由此也

雍錄曰關中記曰麗山之陵雖高大亦不足役七十萬人積年之功為其徙移水勢本北

諸山其費功由此甚也此說是矣而不究其實也驪山阿房兩役並興未論他事且計八十里閣道其土木之費工力之大自應廣謂而久役矣史記及賈山疏皆言阿房始皇所造獨黃圖言阿房一名阿城惠文已造而始皇廣之此恐不然也始皇明言朝廷小不足容衆故渡渭而南以營朝宮則其創竟營造出于始皇不出前人也

樹
艸木以象山

水經注曰魚池水出麗山東水本導源東流

後秦始皇葬於山北水過而曲行東注北轉始皇造陵取土其地汙深水積成池謂之魚池池在秦皇陵東北五里周圍四里池水西北流逕始皇冢北秦始皇大興厚葬營建冢壙於麗戎之山一名藍田其陰多金其陽多玉始皇貪其美名因而葬焉斬山鑿石下涸三泉以銅為槨旁行周迴三十餘里上畫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銀為四瀆百川五嶽九州具地理之勢宮觀百官奇器珍寶充滿其中令匠作機弩有所穿近輒射之以人魚膏

為燈燭取其不滅者久之後宮無子者皆使殉葬甚衆墳高五丈周迴五里餘作者七十萬人積年方成而周章百萬之師已至其下乃使章邯領作者以禦難弗能禁項羽入關以三十萬人三十日運物不能窮關東盜賊銷槨取銅牧人尋羊燒之火延九十日不能滅

不穀於此

余有丁曰按穀當作猾又訓謂粗公羊傳曰猾者曰侵精者曰伐粗對精字互舉是也

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習學記聞曰天下反秦二世死在旦夕方引韓非語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其號名亡國之君舉動如此固不足怪然參以李斯傳考先後差誤　董份曰李斯傳叙二世此語為問故斯阿意答之此叙語同而乃以為詰責之辭何也

太史公曰

王維禎曰太史公總斷用賈誼過秦論全文原論上下二篇今更寘前後作三段自秦孝

公至異也是上篇自秦并至安矣是下篇後斷自秦并海內至過也是下篇前段　柯維騏曰按漢書但引秦孝公一段梁昭明太子所集文選亦只依漢書獨真西山依史記編次為三段嘗考誼書列為上下篇又本列上中下三篇與真氏同獨次第不同耳

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

史詮曰賈生過秦論三篇自秦孝公據殽函至攻守之勢異也為上篇論始皇自秦并海內至二世之過也為中篇論二世自秦并兼

諸侯至社稷安矣為下篇論子嬰今三篇失其次序由後人紊亂之也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

困學紀聞曰春秋時殽桃林晉地非秦有也

逡巡遁逃

金石文字記曰逡巡遁逃之異文也管子桓公蹵然逡遁漢書平當傳贊逡遁有耻叙傳逡遁致仕周禮司士注王揖之皆逡遁既復位儀禮士昏禮大射禮公食大夫禮注辟逡遁鄉射禮注少退少逡遁也聘禮注辟位逡

遁又三退三逡遁也又辟位逡遁又辟於其東西位逡遁也又退為大夫降逡遁士喪禮注辟逡遁辟位也特牲饋食禮注辟位逡遁禮記玉藻注俛逡遁而退著屨也皆同此文則隸釋以為讀如本字者非也又按晏子春秋晏子逡遁對曰漢書萬章傳章逡遁甚懼外戚傳逡循固讓遁又作循爾雅釋詁注循亦巡也集古以為當作循者是也遁與循同說文彳之字亦或從辵如徃為迬後為逡復為退之類從辵之字亦或從彳如退為徂延

為征逐為祇之類漢書王莽傳後僉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後音千旬反郎逡字也逡之為後猶循之為適耳

呑二周而亡諸侯

宜齋野乘曰賈誼過秦論言始皇呑二周而亡諸侯按秦昭王五十一年滅西周其後七年莊襄王滅東周四年莊襄王卒始皇方即位則呑二周乃始皇之曾祖與父非始皇也

以養四海天下之士

新書作以四海養天下之士

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

余有丁曰按賈書作是其所以取之也文意甚明史添守之者異四字似誤

生憲公

余有丁曰按憲公秦紀作寧公葬西山

初志閏月

日知錄曰然則宣公以前皆無閏每三十年多一年與諸國之史皆不合矣則秦之所用者何正邪

葬東里康景

凌雅隆曰按康景二字疑衍或下有闕文按秦紀及此紀無傳公疑即景公也

惠公享國十三年葬陵園生出公

凌雅隆曰按秦有兩惠公出公前紀云出子則有兩出子

二世生十二年而立

徐孚遠曰二世未立時已習法律及立後恣行不義當已在成人之年矣此云生十二年而立非實也